



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季广茂 = 著

Ideology

意识形态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

意识形态

Ideology

季广茂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识形态 / 季广茂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5

(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 / 陶东风主编)

ISBN 7-5633-5351-8

I. 意… II. 季… III. 意识形态—研究
IV. B0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522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中核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里街 310 小区 邮政编码: 541213)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 4.25 字数: 90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4 000 册 定价: 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主编的话

文化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也是当代知识生活中最富于变化、最令人兴奋的领域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被陆续介绍到国内，如今已成为国内文化批判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作为一门开放性的学科，文化研究涉及“文化研究”的历史、传媒研究、性别政治、民族性与民族认同、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大众文化、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文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由于文化研究涉及领域相当广泛，加上西方关于文化研究的专著也是卷帙浩繁，我们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译

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

介完大部分的文化研究著作,也很难比较全面地了解文化研究的整体面貌。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以为从“关键词”入手来介绍文化研究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无论是整体的学术史,还是某个杰出的理论家、思想家的学术体系,其精华常常凝聚在几个核心概念即关键词中。威廉斯的《关键词》一书就是一本通过对关键词的考辨来梳理西方思想史的经典著作。这样,一本通过关键词的方法介绍西方的文化研究,能够抓住文化研究的核心,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本套丛书的缘起之一。

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出版本丛书也是与中国语境中文化研究自身建设息息相关。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文化现实也发生了极大变化,这些变化给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也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源自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在此时被介绍到中国,并经过不断的补充与再阐释,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用以透析中国自身文化现象的有力工具。但是,由于许多使用者对理论及概念缺乏准确的把握和理解,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在进入中国以后,产生了极大的错位与变形,甚至违背了西方文化研究的精髓与灵魂。就已经发表的资料来看,理论与概念的梳理、识别和积累工作做得很不够,概念、术语的界定不清、使用混乱是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一些文化研究工作者对一些重要概念缺乏必要的辨析,拿来就用,既忽略了这些概念产生的语境和它们特有的含义,也对它们的出现与“文化研究”之间

的复杂关系缺乏明察。概念与术语不统一、不准确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对西方文论的进一步传播、改造和应用。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繁多，前后更迭、相互影响，加之其方法、观念又往往超出文学学科之外，因此，有的概念在国外原本就异常复杂、混乱不清，而有的概念则是由于我们的译介口径不一所造成的。概念、术语是研究的基石，尤其是对具有强烈批判性和实践性品格的文化研究课题来说更是意义重大。因此，扫除这一障碍已是刻不容缓，下工夫清理和厘定西方文学理论中关键性概念应该成为对目前国内文化研究工作欠缺的一种弥补。

本丛书在理论的浩瀚大海中选取几十个重要术语与概念，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撰文辨析。每本介绍一个关键词，理清其学渊系谱及发展变化情况，以期规范使用者在运用这些概念时的差异和分歧，指出文化研究中重要概念的形成与变异，及其与文化研究学科的互动关系，努力完善和推动文化研究学科发展，进而寻求通往概念确切性的道路。这一工作无疑将会对文化研究工作者及广大青年朋友起极大的帮助作用，同时对于文化研究的初学者也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陶东风

2005年3月13日

目录

- 1 / 一 内涵:众说纷纭
- 15 / 二 分类:莫衷一是
- 24 / 三 起源:“去蔽!”“去蔽!”
- 28 / 四 马克思:要害在于“虚假”
- 35 / 五 列宁:从“虚假意识”走向“科学世界观”
- 40 / 六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博弈
- 46 / 七 盖格尔:意识形态与理论对峙
- 49 / 八 弗洛伊德:幻觉没有未来
- 53 / 九 赖希:解剖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
- 58 / 十 弗洛姆:打破幻觉的锁链
- 62 / 十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百思不解的难题
- 65 / 十二 葛兰西:摸清领导权的机制
- 72 / 十三 阿尔都塞:洞察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秘密
- 87 / 十四 佩舍:祭出“不认同”的大旗
- 89 / 十五 福柯:在抵制中解码,在解码中抵制
- 93 / 十六 伊格尔顿:走向文化解析
- 102 / 十七 利科尔:探究意识形态的功能
- 107 / 十八 拉克劳、穆菲:信奉激进民主政治
- 113 / 十九 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的终结
- 120 / 参考文献
- 125 / 后记

一 内涵：众说纷纭

撰写一本有关“意识形态”的小册子，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意识形态”毕竟是 20 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庞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不仅在不同的时代，而且在同一时代不同的人那里，都具有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含义。用“言人人殊”来描述它丝毫都没有夸张的成分。这倒是不可怕，可怕的是，作为一个内涵漂浮不定的概念，它拥有巨大的语义威力（semantic prowess）；也正是因为内涵漂浮不定，它才具有如此巨大的语义威力，因为语义威力总是与

语义的含混性成正比的。

早在 32 年前,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意识形态’一词本身彻底意识形态化了,这真是现代知识史上一个小小的讽刺。”何以至此?因为该词的语义一直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这个术语一度意指政治建议的总和,或许多少有些唯智主义和不切实际的色彩,但无论如何都是唯心主义的……用韦氏词典的话说,它现在居然成了‘被整合的断言、理论和构成了政治—社会纲领的目标,通常还包含着人为的宣传这样的含义’……即使在冠以科学名义,表示要在中性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著作中,使用这个术语显然也会导致明显的争议。”^①或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吧,总是有人拒绝使用“意识形态”一词,因为它已被污染,在方法上不精确,在用法上不严格。早在 32 年之前,格尔茨就认为,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是墨守成规、过度简化、情绪失控和对公众偏见的放纵。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一方面概念过剩,一方面概念不足。之所以说它过剩,是因为有众多相关概念与意识形态为伍。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可谓“吾道不孤”。之所以说它不足,是因为“意识形态”一词又承载着过于丰富的内涵和意义,甚至在不同的使用者那里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意识形态”概念的进化史已经表明了这一

^①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 193.

点：总是有人借“意识形态”这个“壳”，赋予它各种不同的内涵。既过于丰富，又过于简单，这个问题很可能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术语意义的探究，而无法顾及现象本身的研究。这是一大陷阱。

所以说，意识形态如影随形般地追随在我们的前后左右，使我们苦苦寻求脱身之计。“意识形态因此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①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没有像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右翼知识分子所宣称的那样走向“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相反倒是“意识形态的终结”被很快宣告了“终结”。近年出版的一本有关意识形态的专著，还是一如既往地把意识形态看成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概念，它“饱含价值”(value-laden)、“充满冲突”(conflict-ridden)，是“社会的杠杆”(social levers)、“种族的驱力”(ethical impulses)、“玄学的幻觉”(metaphysical illusions)、“公认的价值”(accepted values)、“社会的假想”(social imaginary)……^②如此这般，不一而足。在这种种“花言巧语”的后面，掩藏着一种看法：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功能。仅就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功能而言，意识形态是

①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201 页。

② See Nancy S. Love, Preface of *Understanding Dogmas and Dreams: A Text*, Chatham, New Jersey: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1998.

连接理论与实践、观念与行动的桥梁,任何理论要想具有实践性,任何观念要想具有行动性,都必须经过意识形态的“翻译”和“催化”。因此,意识形态是由理论到实践、由观念到行动的“翻译器”和“催化剂”。

“意识形态”在法文中的表述是“idéologie”,在英文中的表述是“ideology”,在德语中的表述是“Ideologie”,在俄语中的表述是“идеология”。作为一个在某种特定利益驱动下形成的包含着欲望、情感、表象的知识系统,意识形态的内涵是极其复杂的。说意识形态是“在某种特定利益驱动下形成的包含着欲望、情感、表象的知识系统”,这并非是对意识形态所下的精确定义,因为意识形态未必时时都以“知识系统”的形式表现出来。事实上,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巫术、宗教、神话、传说、思想、学说、理论、主义……都可以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和表现形式。给“意识形态”下定义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虽说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但还是有不少人竭力避免给意识形态下一个精确定义,充其量他们也只是暗示一下意识形态是由哪些因素组成的,或者大致描述一下意识形态的基本轮廓。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概念没有“使用价值”。比如,马克思从来没有给“意识形态”下过精确的定义,但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批判,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和重要纪录。

“意识形态”最初只是一个学术概念,20世纪50年代后竟然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声名显赫起来。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观察:20

世纪 30 年代末出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中鲜有“意识形态”的踪迹,但在 1968 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中,“意识形态”条目下就收录了两位意识形态研究权威分别撰述的两篇文章,占了将近 20 个页码的篇幅。^① 20 世纪 70 年代初伦敦曾经出版过一套“政治科学核心概念丛书”(Key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最先发稿出版的是普莱门纳兹的《意识形态》^②。那是一部短小精悍、诱人深思的小册子。它的最先出版不仅意味着作者才思敏捷,还标志着“意识形态”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意味着它已经超越了社会科学中诸如“自由”、“民主”、“正义”、“权力”、“合法性”、“传统与权威”、“一致与共识”之类的“大佬级”概念而后来居上,成为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范畴。

围绕着“意识形态”一词引发的“词语战争”实在太多了。“意识形态”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意识形态既出现在哲学和思想史中,也出现在日常用语中,既出现在政治讨论中,也出现在公众舆论中。意识形态在一方面被作为世界观和信仰,尤其是被当成宗教信仰的改头换面的说法——这首先是在德语地区之外具有这种意义。意识形态也被理解为对确定的纲领、方案、计划和目标的描述:比如人们可以说欧洲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尤其

① See Giovanni Sartori, "Politics, Ideology and Belief Syst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3, 1969, p. 398.

② John Plamenatz, *Ideology*, London: Pall Mall, 1970.

会说阶级或党派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经常同一名‘意识形态领袖’相配合。”^①

意识形态的用法也极其复杂,以至于到了人言人殊的地步。在学术界,不同的学者依据不同的学术背景,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各有侧重。心理学强调意识形态的心理整合功能,政治学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功能,人类学强调意识形态的文化意味,哲学家强调意识形态的求真取向。现代西方多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并大量使用“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的概念。麦克里狄斯(Roy C. Macridis)认为“一个意识形态就是为许多人信奉的观念和信仰。它要阐明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无价值的;什么必须保留,什么必须变革。因此它塑造信奉这种意识形态的人的态度。”^②依此类推,政治意识形态则是人们在政治体制(political regime)和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方面持有的观念和信仰,表面上看它与“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的所指完全相同,但两者之间存有实质性差异——它具有实践的品格和行动的取向。人们总是按着一定的意识形态构筑自己的政治生活,建立自己满意的政治制度;人们总是在不满意于自己构筑的政治制度时,向流行的意识形态发出挑战,创造出所谓的“反意识形态”(counter-ideology),进而向现存秩

① 弗里斯:《信仰与意识形态思维》,《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刘小枫主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第560页。

② Roy C. Macridi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es: Movements and Regim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86, p. 8.

序发出质疑和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功能是动员民众投身于政治运动之中,以改变其生活方式,改革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①

阿恩·奈斯(A. Naess)早在50年代就预感到了这一点:“‘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向社会科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科学的渗透,将在30年时间内导致它向其他方面的渗透。它将不断地出现在标题、概述和通俗性读物中,但不会出现在理论、假说和各种研究资料的分类之中。”^②现在看来,阿恩·奈斯只说对了半句话,因为“意识形态”不仅出现在标题、概念和通俗性读物中,而且出现在理论、假说和各种研究资料的分类之中。

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这必然造成“意识形态”一词的语义混乱,许多学者为此深感困惑和无奈。乔万尼·萨托利抱怨说:“‘意识形态’一词实际是一个黑箱。正如一个哲学家所言,意识形态‘既表示对也表示错,既表示普遍性也表示特殊性,既表示学识也表示无知’。同样,对政治科学家来说,意识形态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串概念,即是说,人们试图把异常复杂多样的现象概括到一起,并融入到这一串概念之中;随着这个术语使用得日益广泛,它越来越含混不清了。总之,人们有资格怀疑:这样使用‘意识形态’一词对于学术研究来说,

① See Id., pp. 8-12.

② Arne Naess, *Democracy, Ideology and Objectivity — Studies in the Semantics and Cognitive Analysis of Ideological Controversy*, Oslo: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174.

到底还有没有意义?”^①穆林斯(W. A. Mullins)对此也深表忧虑:“这个概念人言人殊,也下过一些定义,有明说的也有暗指的,但是缺乏共识,即使在意识形态的基本特性方面也是如此。如果‘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还值得保存的话……那么围绕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概念性混乱和术语性混乱(conceptual and terminological confusion),就必须消除。”^②

撒姆纳(C. Sumner)曾经归纳出 10 种意识形态定义:①指基于虚假意识的信仰体系,虚假意识的根源在于阶级利益。②指基于乌托邦幻想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乌托邦幻想的根源在于个人旨趣。③指根据事物的表象而形成的错误观念。④指任何系统化、体系化、标准化、制度化的思想体系。⑤指基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而形成的思想意识。⑥指排斥理论探寻而一味追求实用性的不科学的信念(如民间迷信)。⑦指人们在其无意识中幻想出来的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关系。⑧指思想领域中的各种阶级斗争活动。⑨指具有政治意味和政治效果的社会实践活动。⑩指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活动,个人凭此生存于社会整体之中,并切身感受自己与整体之间的

① Giovanni Sartori, "Politics, Ideology and Belief Syst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3, 1969, p. 398.

② Willard A. Mullins, "On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6, 1972, p. 498.

关系和社会的“真实”状况。^①

不难发现这 10 种定义中的对立、矛盾和歧异：①意识形态既可以呈现在“意识”（“观念”）领域，也可以呈现在“实践活动”之中，而“意识”（“观念”）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天壤之别，是可以一目了然的。②就“意识”（“观念”）而言，意识形态可以表现为一般的“意识”（“观念”），也可以表现为“意识”（“观念”）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活动。③就一般的“意识”（“观念”）而言，它可以表现为贬义性的“虚假意识”、“错误观念”，也可以表现为中立性的“思想意识”，还可以表现为“无意识”。④再就一般的“意识”（“观念”）而言，它可以表现为体系化的“意识”（“观念”），也可以表现为非体系化的“意识”（“观念”）。⑤就体系化而言，它可以是根源于虚假意识的信仰体系，也可以是根源于乌托邦幻想的思想体系。⑥就信仰而言，它可以表现为社会精英的信仰，也可以表现为普通民众的“不科学的信念”。⑦作为“实践活动”，它可以表现为一般的“具有政治意味和政治效果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可以表现为阿尔都塞式的“独特的社会实践活动”。⑧意识形态既具有认识论的根源——因为它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形成的错误观念”，又具有社会学根源——因为它涉及利益、斗争和实践等社会因素，还具有文化心理学方面的根源

① See C. Sumner, *Reading Ideologi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rxist Theory of Ideology and Law*,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9, p. 5. Also see B. John Thompson,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p. 2.

——因为它涉及乌托邦幻想与无意识幻想等因素。面对如此惊人的对立、矛盾与歧异，即使怎样用“理一分殊”的大道理安慰自己都无济于事，我们有权利怀疑：到底是否具有一个叫做“意识形态”的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如果存在，它为什么如此的含混不清、众说纷纭？如果不存在，人们为什么如此这般地捕风捉影、三人成虎？真的是概念越含混，其语义威力(semantic prowess)就越大？

无独有偶。在《意识形态引论》一书中，伊格尔顿归纳、总结出有关“意识形态”的六种流行的定义：①一个社会的信仰和价值(the beliefs and values of a society)；②特定集团或阶级的“世界观”(the “world view” of a particular group or class)；③一集团从其他集团谋取利益的合法化工具(a tool for legitimizing the interests of one group over another)；④把人民统一在一个统治强权下的方法(a method of unifying people under a dominant power)；⑤维护统治集团的欺骗性话语(a deceptive discourse promoting the dominant group)；⑥由社会自身滋生出来的虚假性或欺骗性信仰(false or deceptive beliefs stemming from society itself)。① 在这里，意识形态的外延还是那么宽泛——它几乎什么都是(是信仰、价值、世界观，是合法化的工具和统治人民的方法，是欺骗性话语)，又几乎什么都不是。“意识形态”不仅具有“多面性”，而且是条“变色龙”：理性的话语、感性的呓语、字斟

① See Terry Eagleton,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Verso, 1991.